

不僅僅《臺海使槎錄》

盧雪燕

院藏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臺海使槎錄》是清初以漢語紀錄十八世紀初期臺灣人、事、物的最重要文獻之一，書中對於臺灣平埔原住民的描述——〈番俗六考〉、〈番俗雜考〉，更因為來自於作者黃叔瓚親身經歷而廣受重視。然而，從黃叔瓚讀書甚勤，且喜著書的學者本性來看，其駐臺兩年時間，難道僅僅只有「文字」形態呈現的《臺海使槎錄》？其實不然，本文敘述之〈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註一）便是黃叔瓚眼中的具象「臺灣」。

黃叔瓚（一六八二—一七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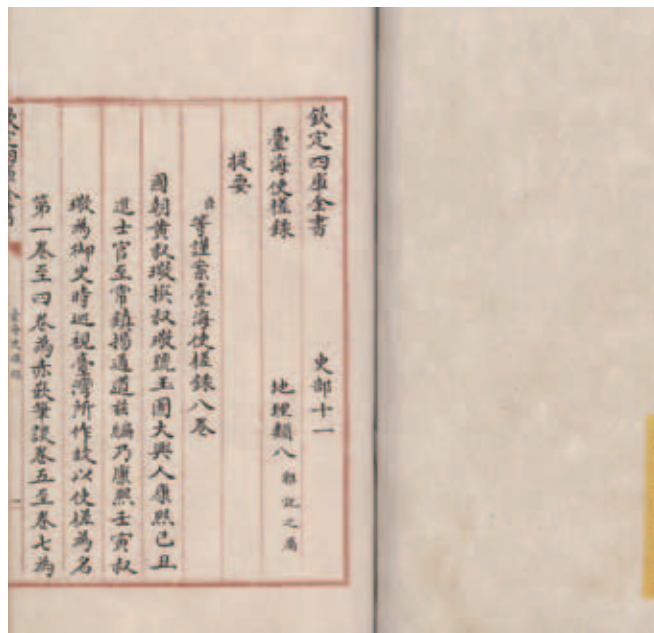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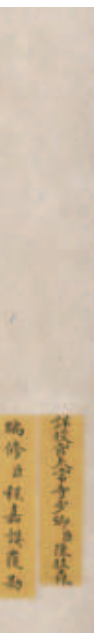
字玉圃，晚號篤齋，北京順天府大興縣人。父黃華蕃（一六四五—一七〇五），任教職為生，原本姓程，幼年為黃爾悟（一六三一—一七〇〇）收養，因而改姓黃。叔瓚排行第五，長兄叔琳（一六七二—一七五六，世稱北平先生）、次兄叔琬（？—一七五五）、三兄叔琪（一六七八—一七三八），另有一異母姊，喚丰

妹，還有一異母弟，稱叔瑄。

在父親及祖父所創造出的家庭氛圍下，叔瓚兄弟自幼便受傳統儒學教養，並以科舉仕途為職志；果不其然，黃家先後有三人高中進士，先是在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中一甲進士探花的叔琳，後是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同中二甲進士的叔琬與叔瓚。兄弟三人先後在朝為官，叔琳最早步入仕途，成就也最高；叔瓚雖

不若長兄出色，但卻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被皇帝選中，成為中央直接派出，自北京出發，一路跋涉向南，最後渡過黑水溝，踏上臺灣土地「視事」的第一人。

作為首任巡視臺灣監察御史的黄叔瓚，對於清治時期的臺灣史，意義極為重大。然而，近三百年來，黃叔瓚之所以為黃叔瓚，並不在於他的首任巡臺監察御史頭銜，而是他以親身



圖一 《臺海使槎錄》封面、卷首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見聞所撰著之《臺海使槎錄》的出版流傳。全書詳實紀錄十八世紀初期，臺灣原住民以及大陸移民在臺灣所共同創造出來的，專屬於臺灣一地的風土民情。（圖一）《臺海使槎錄》為乾隆《四庫全書》所收，學術價值早受肯定，然而世人所不知道的是，黃叔瓚除了用文字論述臺灣以外，也用圖象紀錄臺灣，然而，這些「圖象」，除了《臺海使槎錄》裡提到的二十幾幅，早已經佚失，不復得見的臺灣〈花果圖〉，或可能是〈番社雜詠〉的二十四幅插圖，現藏北京故宮的〈臺灣內山番地風俗圖〉（註二）之外，今日尚能得見的另一幅作品，就是現藏於本院，定名為〈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的彩繪長卷地圖。

因為圖幅較長的緣故，此次「履踪—臺灣原住民文獻圖畫特展」以彩圖輸出方式，將原圖尺寸略予縮小，展示在一〇四陳列室。本文即以此圖為題，一方面介紹圖的內容，以及闡述何以認定為叔瓚所繪之原由；另一方面，則以地圖內文字注記諸「社」，印證《臺海使槎錄》記錄

的北路、南路等「諸番」究竟所指為何，其地理分區又為何。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的內容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紙本彩繪，長卷，故宮文物統一編號為「平圖〇二〇七九四」，畫心縱六三公分，橫六六四點五加九三公分（前者臺灣部分，後者澎湖圖部分），裝裱後尺寸則為縱六九公分，橫九一九公分。（註三）該圖曾於民國九十五年以原尺寸大小，複製出版，當時筆者曾為複製圖撰寫一千餘字圖說，附於圖卷之後，今重新檢視，仍以爲足以說明全圖梗概（註四）（圖二），但對於成圖年代的考訂，仍略顯不足，今再判別年代的四個關鍵，列表補充說明如下。（圖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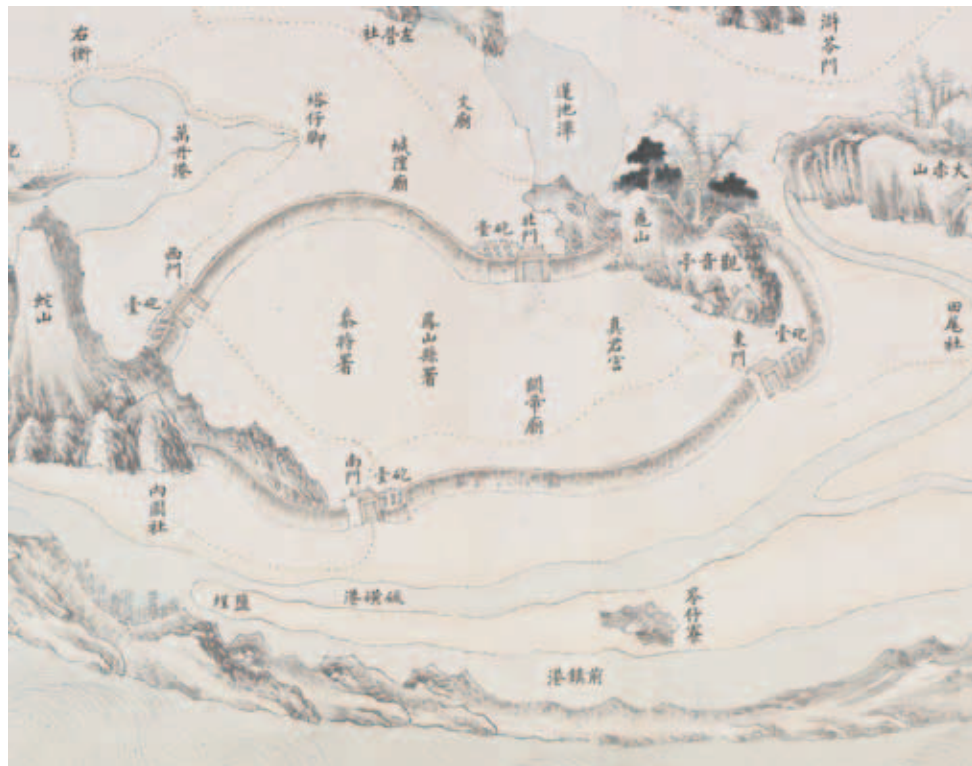
從表一可知，圖繪年代介於雍正元年至五年間的推論應無多大問題，但問題是何人所繪？或者說主事者是誰？現存臺灣，且與臺灣有關的清代「圖畫」之中，不外乎「風俗圖」和「地圖」兩類，前者如《諸羅縣志》之〈番俗圖〉、〈皇清職貢圖〉之臺灣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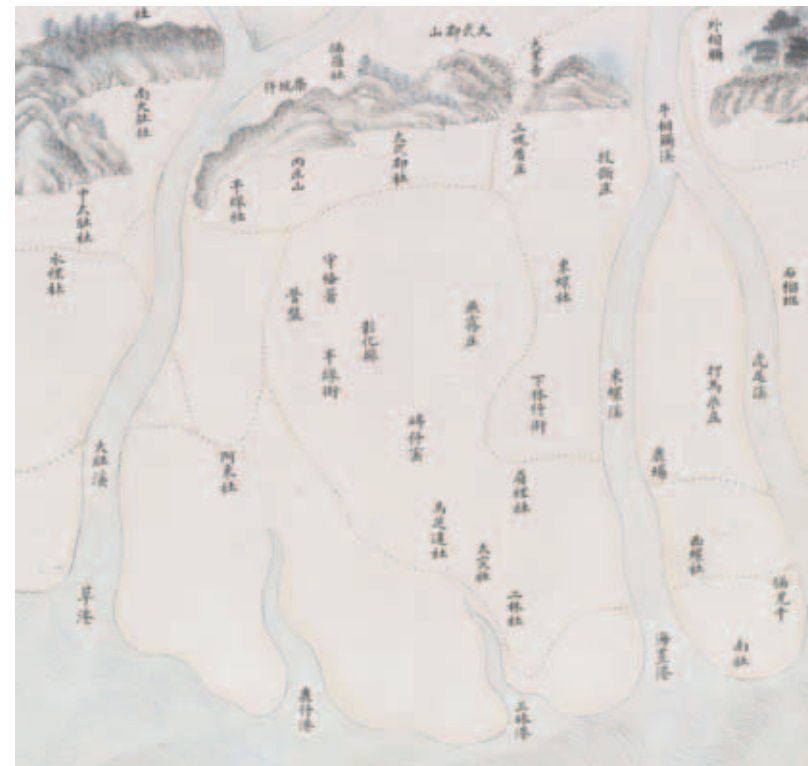
圖二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全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局部 臺廈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局部 鳳山縣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局部 彰化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表一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繪製年代關鍵說明表

依據	說明
彰化縣已註出，但未設城，無城圍。	彰化一帶，原名半線，吳達禮、黃叔瓚二人聯名於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奏請「請另立一縣於半線」獲允。彰化縣初建時並無城圍，雍正12年（1734）知縣秦士望始命人種植刺竹作為城垣。
諸羅縣、鳳山縣為土城	諸羅縣係清領臺灣時期設置之「一府三縣」其中之一，初僅以木柵圍城；康熙56年（1717），知縣周宗埴命人在木柵外環植刺竹，雍正元年知縣孫魯始將縣城改築成土城。鳳山縣亦清領時期初設的「一府三縣」之一，清初為防民變攻佔，故不允建城圍。康熙60年（1721），朱一貴舉事，亂平後清廷始同意建城圍，知縣劉光泗遂命築土城。
臺廈道未改成臺灣道	「臺廈道」，即統轄臺灣、廈門兩地之兵備道，制起於明，清沿襲之。清康熙60年，朱一貴亂起，臺廈兵備道梁文煊自行潛逃。事平後，清廷將原兵備道的道標裁撤，雍正5年（1727）進一步改縮臺廈道轄區成臺灣和澎湖兩地，稱臺灣道。
澎湖巡檢司未改為通判署	澎湖早在元代即設巡檢，駐巡檢司，清初沿襲至雍正4年（1726），其後改巡檢為澎湖通判，沿用巡檢司設通判署。

住民畫像、〈臺灣番社圖〉、〈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的〈番社采風圖〉（一幅地圖及十七幅風俗圖），以及〈臺番圖說〉等，雖不能完全確定實際繪圖者，但出自何人命筆，則有跡可循。反觀清代手繪臺灣地圖，不但無題款、署名，有些連鈐印都很少見，不僅無法得知真正繪圖者，而主事者之論證亦屬不易。然而，若從古代邊疆大吏繪送地方圖至中央的傳統習慣角度切入，現存這些較具規模的清代臺灣地圖，或許也應該多由當時駐守臺灣的最高行政或軍事長官所主導。最著名的例子莫如〈六十七番社兩采風圖合卷〉；此卷係乾隆九年（一七四四）至十一年（一七四六）間的巡臺御史六十七所命繪。此外，雍正四年任臺灣總兵官的陳倫炯（？一七五一），也在他撰著的《海國聞見錄》下卷之中繪入〈臺灣圖〉、〈臺灣後山圖〉（圖六、七），以及〈澎湖圖〉，故以同理推之，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繪製不也有可能是雍正元年至五年之間的臺灣最高軍事或行政長官所主導，甚至親繪？

〈臺灣附澎湖群島圖〉為黃叔瓚所繪

雍正元年至五年之間，實際負責臺灣政治與軍事的地方官，武職方面，有臺灣總兵官藍廷珍（一六六四～一七二九）、林亮（生卒年不詳）、陳倫炯；文職方面，則有巡臺御史吳達禮（生卒年不詳）、黃叔瓚、禪濟布（生卒年不詳）、丁士一（一六六五～一七三二）、景考祥（一六九八～一七七八）、汪繼景（生卒年不詳）、索琳（生卒年不詳）等。按說這些人都可能是〈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的主事人選，但何以筆者認定出自黃叔瓚？原來最關鍵的證據，是乾隆年間的大書法家，同時也是叔瓚長兄叔琳女婿勵宗萬（一七〇五～一七五九）親筆，寫在院藏題名為〈沿海岸長圖〉（故宮文物統一編號：平圖〇二〇八六八）卷前迎首，以及卷末拖尾的兩則跋文，為便於說明，先節錄其文如下。（圖八～十）

：茲得篤齋五丈家藏海洋圖，觀之見夫臺灣，介於百島之間，東連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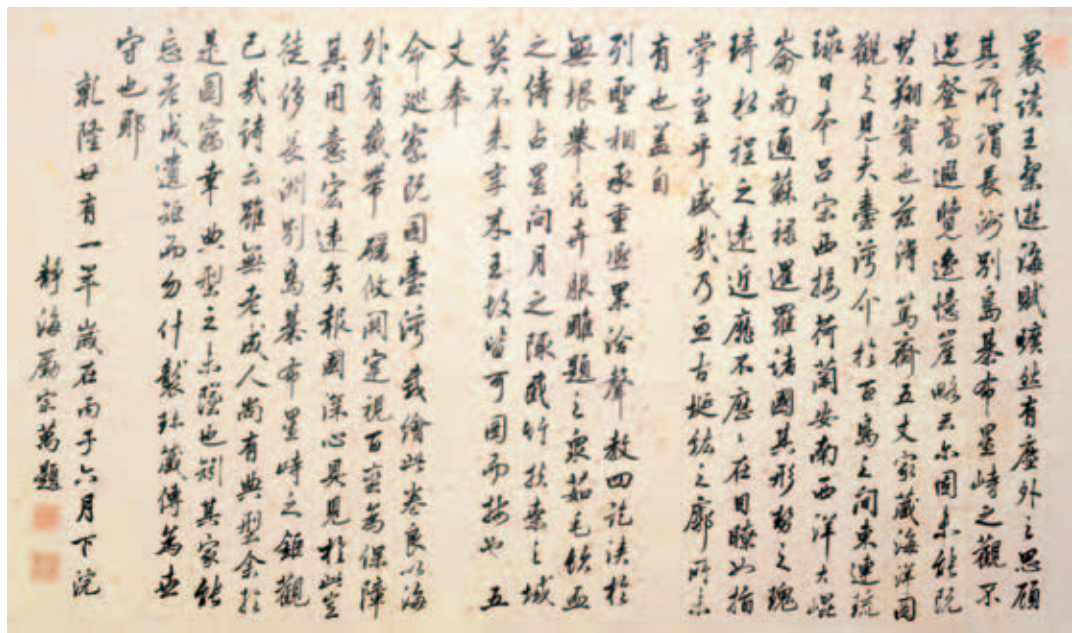
球、日本、呂宋，西接荷蘭、安南、西洋、大崑崙，南通蘇祿暹羅諸國，其形勢之瑰琦，水程之遠近，靡不歷歷在目，瞭如指掌，皇乎盛哉，乃亘古挺鉉之廓，所未有也；五丈奉命巡察，既圖臺灣，載繪此卷；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余於是圖，竊幸典型之未墜也，矧其家能忘考成遺矩，而勿什襲珍藏，傳為世守也耶。

乾隆廿有一年歲在丙子六月下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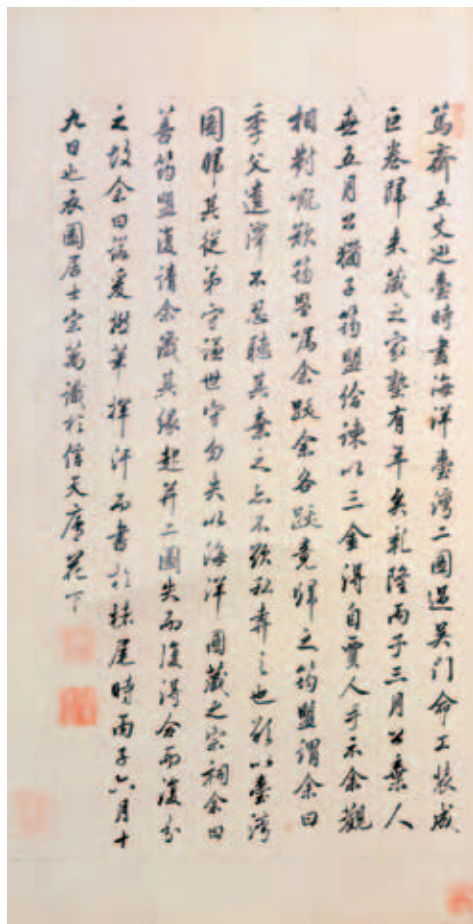
靜海勵宗萬題

拖尾

篤齋五丈巡臺時，畫海洋、臺灣二圖，過吳門，命工裝成巨卷歸來，藏之家塾有年矣。乾隆丙子三月，公棄人世，五月公猶子筠盟給諫，以三金得自費人手，示余觀，相對慨歎。筠盟囑余跋，余各跋，竟歸之，筠盟謂余曰：季父遺澤，不忍聽其棄之，亦不欲私奔之也。故以臺灣圖歸其從弟守謙，世守勿失，以海洋圖藏之宗祠，余曰善。筠盟復請余識其緣起，并二圖失而復得，合而復分之故。余曰諾。爰撰



圖八 勵宗萬書〈沿海岸長圖〉迎首跋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勵宗萬書〈沿海岸長圖〉拖尾跋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是黃叔瓚巡臺期間所作的〈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與《臺海使槎錄》，兩者之間，勢必存在著聯繫。



圖六 各省沿海口隘全圖 臺灣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各省沿海口隘全圖 臺灣後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北路番民」與「南路番民」

《臺海使槎錄》對於十八世紀初期的臺灣原住民描述相當深入，尤其是卷五至卷七的〈番俗六考〉。為闡述「番俗」，黃叔瓚首先將「番民」依政治上，「兩路理番」轄區的不同，概分「番民」為北路及南路，北路統稱「諸羅番」，下依序從一至十，分成十大類；至於南路，則較簡，僅「鳳山番」、「鳳山傀儡番」、「鳳山瑯嶠十八社」三大類。不論南路，或是北路，叔瓚先在各大類之後，羅列所包含之聚落情況，最少三處（如諸羅番二），最多三十三處（如諸羅番十），然後再依「居處」、「飲食」、「服飾」、

「婚嫁」、「喪葬」、「器用」六條目，分別說明「番民」的生活起居等風俗習慣，其後繼以漢語對音，紀錄所蒐集到的各社歌謠，最末，則再抄入前人著錄相關文獻若干，稱「附載」，作為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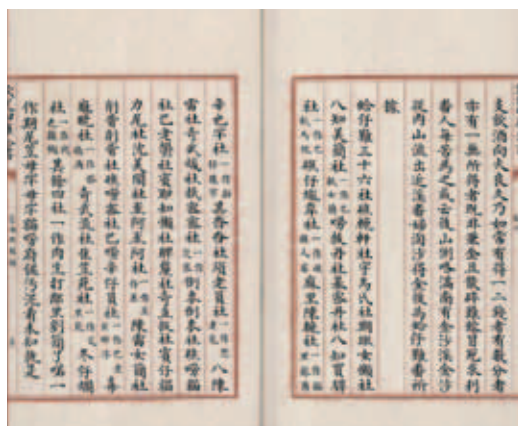
按上文可知，黃叔瓚紀錄「番民」風俗文化的方式，無非「分類詳註」，然而他的「分類」原則如何？是地理分區？抑或純粹自各個聚落風俗文化的同異角度出發？由於〈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裡注出的原住民聚落——「社」，從南到北，包括臺灣東、西兩岸，以及部分山區，總計一百八十四處，而〈番俗六考〉所列的南北兩路十三大類之中，也有

筆揮汗而書於楮尾。時丙子六月十九日也。衣園居士宗萬識於信天廬花下。

「篤齋」是黃叔瓚晚號，黃叔瓚排行第五，「五丈」，當是勵宗萬對黃叔瓚的尊稱。正如兩跋所言，黃叔瓚巡臺期間時，曾畫「臺灣」和「海洋」二圖；「海洋圖」，毫無疑問，自然就是〈沿海岸長圖〉，但「臺灣圖」呢？是否指本院定名為〈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的這一張圖卷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是年代相符。黃叔瓚於康熙六十一年六月抵臺，一直到雍正二年七月始離臺，在臺期間與前面推考的雍正元年至五年間的圖繪年代相吻合。其次，〈沿海岸長圖〉和〈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的文字注寫風格一致，與故宮現藏黃叔瓚〈請安摺〉，以及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吳達禮、黃叔瓚聯名上奏的〈臺灣諸羅縣北請增設一縣〉奏摺字體相較，亦頗相似，是以筆者認為，〈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應該就是勵宗萬口中所說，「篤齋五丈」親繪的那一幅「臺灣圖」！假若以上推考無誤，那麼同



圖十二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局部 東部諸社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臺灣史槎錄》卷6 蛤仔難三十六社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沿海岸長圖 局部 臺灣與澎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臺灣史槎錄》卷6 北路諸羅番十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百六十四處（僅計標題所列，文中未出現在標題者不計），兩者相去不遠，是以筆者以〈番俗六考〉各大類列出的聚落名稱爲基準，搜尋〈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是否注出，得到以下的結果：

一、〈番俗六考〉所列聚落名稱，多數見載於地圖之上，且注爲某某社，故《臺灣使槎錄》裡之「番民」聚落，應指原住民的「社」。例如「北路諸羅番十」下列：「南坎、坑仔、霄里、龜

四、按地圖所注，北路諸羅番一至北路諸番十在地理方位的順序，大致由南而北，諸羅番一諸聚落，

參考資料，始繪成全圖。（圖十二、十三）

崙以上三社附南坎納餉、淡水、內北投、麻少翁、武嘮俗作勝非灣、大浪泵、擺接、鷄柔以上六社附淡水納餉、大雞籠、山朝、金包裏以上二社附鷄籠納餉，蛤仔難、哆囉滿俗作嘴非，附蛤仔難納餉，八里分、外北投、大屯、里末、峯仔嶼、雷裏、八芝連、大加臘、木喜巴壠、奇武卒、秀朗、里族、荖荖悠、麻一作毛里即吼、奇里岸、眩眩、小雞籠」等三十三處聚落，比對地圖後發現，除「山朝」、「哆囉滿」兩聚落不見載於地圖之外，其他幾乎皆可尋到相對應的「社」，只不過書裡的

除卓猴社在蔦松溪以南外，其餘皆位在急水溪以南，蔦松溪以北，但圖上的「新社」，與書中的「新港社」僅有一字之差，未知是否筆誤，若非如此，則圖上之「新港社」出現在北部偏南一帶，顯非諸羅番一的分布範圍。諸羅番二聚落，大約位在急水溪以北，三疊溪以南。諸羅番三聚落分布在大肚溪以南，三疊溪以北，但大肚溪南之半線社，以及向東南延伸之大武郡一帶，包括水裡社在內諸社，則被歸類成諸羅番六。諸羅番四、五聚落分布在南仔仙溪一帶山區。諸羅番七

「淡水」，圖作「扈尾社」；
 「奇武卒」，作「奇武子社」；
 「武嘮灣」寫作「武營社」；
 「大雞籠」，圖作「雞籠社」；
 「眩眩」，圖僅注出「眩眩山」（註六），無社。「蛤仔難」，圖作「山後蛤仔難」；「八里分」，圖中分注有「大八里盆社」、「小八里盆」，以及「大八里盆山」。此外，地圖裡位在雷裡社旁的「了阿社」，書中標題未列，但出現在最末的「附載」文獻之中，曰「陳涓川中丞淡水各社紀程，淡水港水路十五里至千豆門，南港水路四十里至武嘮灣，此地可泊船，內雞心礁，陸路六里至雷裏，六里至了阿，八里至秀朗。」（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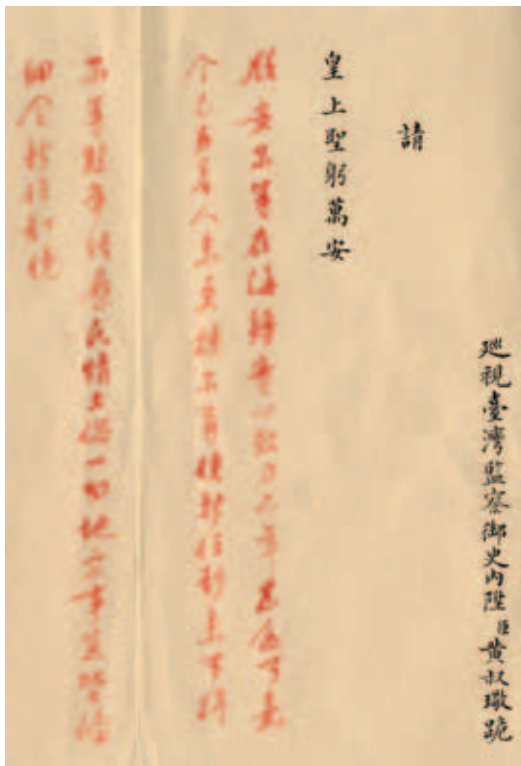
二、〈番俗六考〉之「諸羅番七」大約指阿里山、水沙連一帶「生番」，但列出聚落遠少於地圖所注。

三、地圖注出不少山後（即東部）「番民」社名，但諸羅番一至十之中未列，有列者亦多屬「附載」文獻，顯見黃叔璥曾多方

聚落範圍較大，大約指水沙連往南延伸至阿里山一帶的山區，諸羅番八聚落範圍在大肚溪以北，大甲溪以南。諸羅番九聚落範圍很大，大約在大甲溪以北，噶力大溪以南，諸羅番十聚落則從噶力大溪向北，一直延伸到雞籠社。

五、〈番俗六考〉的原住民，雖大致按地理上之分區歸類，但也有例外，例如「水裡社」，地圖上有兩處，一在水裡港東（近海），大肚溪西，一在水沙連之中；前者明顯位於「諸羅番八」地理區域之內，但〈番俗六考〉將之列入「諸羅番六」，又後者則應屬於「諸羅番七」的範圍，亦與諸羅番六其他聚落位置有異。

六、南路鳳山番一聚落大約集中在淡水大溪以東，向南到東港的較靠山區處，南路鳳山傀儡番二，書中注「新附生番」，地圖中幾乎找不到。瑯嶠十八社分布於率芒溪以南，至沙馬磯頭西岸的山海之間。



圖十四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內陞黃叔瓚〈請安摺〉
雍正元年11月16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詩

皇上聖躬萬安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內陞黃叔瓚

綜上所述，地圖所注寫的「番民」諸社，未被歸入〈番俗六考〉的十三大類之中的，不在少數，但往往出現在「附載」文獻之中。再者，書中的「番民」聚落，也有少數地圖所未見。可想而知，〈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與黃叔瓚撰寫《臺海使槎錄》

的情形相同，除自身經歷之外，有相當多的描述，是參酌文獻或口傳資料之後，始完成全圖之繪製。還有，未被歸入十三類的「番族」諸社，又以臺灣東岸為多，顯然黃叔瓚所蒐集調查的資料，已不囿於臺灣西岸，在地圖的表現上，明顯不同於康熙以前所

繪，縱然未能繪出臺灣東岸之自然地理形勢，但透過調查，還是將所知的東部原住民諸社，詳細注寫在地圖之上。

最後是成圖年代的再確認。〈番俗六考〉所稱之南路鳳山傀儡番二，屬於「新附番」，但地圖幾乎未記，為何？《臺灣使槎錄》雖可說是黃叔瓚的巡臺紀錄，但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才刊刻出版；因此，其中部分內容，不無可能是叔瓚回大興以後所增補的。如此說來，不正印證前述成圖時代之論證？換言之，〈臺灣附澎湖群島圖〉的完成時間，應該比《臺海使槎錄》來得早些。

小結

黃叔瓚作為皇帝直接派巡臺灣的第一人，其監督官員行政、探訪民情的使命應已確實完成，雍正皇帝在他任期即將屆滿之時，在叔瓚的請安摺上硃批說道：「爾等在海疆實心效力，上年甚屬可嘉，今已另著人來更換，爾等候新任到來，可將爾等數年經歷，民情土俗，一切地

入，往後隨館藏普華南下避禍（南京），曾一度為日人所得，抗戰勝利

後始歸還，但後來又因為國共內戰，

撤守來臺，最後為本院所藏。

近三百年來，屬於黃叔瓚的《臺海使槎錄》故事，已廣為人知，但屬

於〈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的故事，才正要展開！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筆者曾以〈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與故宮現藏「非內閣大庫」移藏明清輿圖，為題，撰專文於「宮廷典籍與東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三—十四日，北京故宮）中宣讀，刻正投稿《故宮學術季刊》審查中。
2. 〈臺灣內山番地風俗圖〉計二十四幅，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3. 此處尺寸係建置「故宮明清輿圖資料庫」時重新丈量，與故宮早期公布資料略有出入。
4. 本圖卷上東下西，左北右南，分繪臺灣及澎湖群島。臺灣圖右起於沙馬磯頭，左止於花斗嶼，凡山脈、河流、湖泊、港灣、島嶼等自然景觀以及原住民聚居部落「社」、漢人聚居地「庄、厝、街」等、縣城、衙署、軍事措施等皆一一標明；澎湖群島圖四周標記東、北、西、南，右下角注記「東至臺灣，西至廈門，南至外洋，北至內地。」中下注「澎湖溝」，視圖方位隨南半、北半諸島變換：北半部自南向北視，（西與頭例外，文字大部份自東向西視。）南半部自北向南視，注出四十四島嶼、港灣、城鎮、衙署、軍事設施等。按本圖已見彰化縣、諸羅縣、鳳山縣有土城，臺廈道未改成臺灣道以及澎湖巡檢司未改為「通判署」等，（註四）圖繪時限當是雍正元年到五年間（一七二二—一七二七），極可能是繪於雍正元年。

象逼真，遠山淺藍，近山以灰、黑色彩變化及線條勾勒出山巒險峻嶙峋的效果，山頂及山麓則以綠色漸層繪出植被與林木。相較於自然景觀的色彩斑斕，人文景觀相對簡要，除部份縣城、紅毛城（臺灣縣、雞籠社、澎湖皆有）、安平城、澎湖新城、淡水營、山川臺、砲臺等繪出實景外，其餘聚落一律以楷書標記，雖然簡要，卻是本圖史料價值所在。圖上載原住民部落多達一百八十多社，超過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康熙臺灣輿圖）的一百一十九社，漢人聚落一百七十餘個，也多於〈康熙臺灣輿圖〉的一百〇五個，說明了雍正初年清廷對臺灣的認識更深。官署和清軍駐防地著墨不多，較特別的是淡水營以木柵成圍，開口向南。鹿耳門港左右各繪旗幟，注「港道紆迴，下皆鐵板沙，兩旗為標，南礁白旗，北礁黑旗。」北線尾島注「砲十五架」、「武汛掛旗」、「文汛掛旗」字樣，顯示這裡海防和陸路交通的重要性。陸路交通以黃色虛線貫穿南北，是當時南北交通的主要路線。安平城繪有城壕，城內樓臺錯落，呈現了歐風；臺灣府紅毛樓造型細緻，白牆紅頂，應當反映了原貌。

「本圖最引人注意的是北臺灣的一大片水域，範圍很大，東西皆有「渡頭」，可行船，大加臘社南注明「可泊大船」。水域岸邊注有奇里岸、麻少翁、八芝蓮諸社及礦港、千豆門等地名，與郁永河《裨海記遊》書中所載相符，學者據此考證「康熙臺北湖」曾存在，但也有學者持相反意見。筆者比對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地理資訊系統) 模擬的「臺北盆地淹水模擬

5. 清初領臺以來，從初期的消極統治到轉趨積極，每段過程皆有跡可尋，雍正時期的臺灣社會持續開發，行政區亦有所變化，本圖恰可印證補充此段歷史，對研究十八世紀初臺灣、澎湖的發展，有一定的價值。
6. 原文書為「未改為澎湖海防同知」，今略修正改為「未改為通判署」。另刪除「臺灣縣不畫城圍」句。
7. 雍正〈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複製圖附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六。
8.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內之「眩」字，皆缺筆寫成「眩」，避康熙皇帝名諱「玄」字之意極其明顯。
9. 《宮中檔奏摺》之〈黃叔瓚請安摺〉，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故宮〇〇七〇〇六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